

网络原名《仙路烟尘》  
后《诛仙》时代仙侠新圣经

幻剑书盟  
hjam.net

# 仙剑奇情

2

管平潮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仙剑奇侠传 2

管平潮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问情.2/管平潮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673-886-X

I. 仙... II. 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1942 号

## 仙剑问情 2

---

作 者: 管平潮 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申 强 美术编辑: 美 慧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特约编辑: 孟 祎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[hspul@163.com](mailto:hspul@163.com)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61 千字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886-X/1·427

定 价: 22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仙剑情

## 目录

### 第一卷

游仙一梦到罗浮

#### 第一章

拟典荒居即名山 2

#### 第二章

寂寂江山，洗出灵奇面目 6

#### 第三章

贫庐云聚，借山结得烟霞缘 11

#### 第四章

虹桥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 18

#### 第五章

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罗浮 24

#### 第六章

一骑走烟尘，春衫少年豪气 29

#### 第七章

风过罗阳，棍影如龙人似玉 33

#### 第八章

竹光水影俱空空 38

#### 第九章

暂借灵菩之叶，消我郁结情怀 42

#### 第十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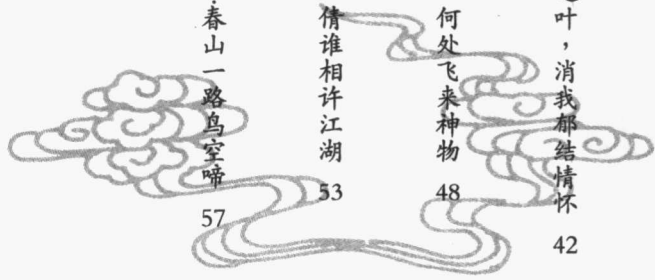
竹影扶疏，何处飞来神物 48

#### 第十一章

烟山空翠，倩谁相许江湖 53

#### 第十二章

吾谁与归？春山一路鸟空啼 57



### 第十三章

揽秀罗浮，肝胆煦若春风 62

### 第十四章

云浮路曲，飘面相逢人不识 66

### 第十五章

绝顶之登，众山为小 70

### 第十六章

神剑忽来，飞落月中之雪 74

### 第十七章

元灵初聚，炼化剑胆琴心 78

### 第十八章

风流影动，忧喜无端上眉 82

### 第十九章

云停花睡，谁敲月下之门 87

### 第二十章

千里客来，徜徉一身月露 91

### 第二十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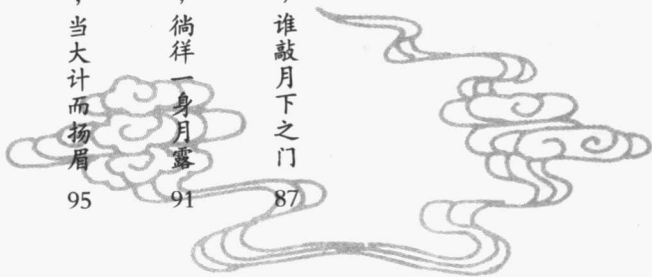
清襟凝远，当大计而扬眉 95

### 第二十二章

英风涤荡，消散一天云霞 99

## 第一卷

游仙一梦到罗浮



# 第二卷

## 酒酣拔剑斫地歌

### 第一章

飞鸟忘机，暂安陶然之乐

108

### 第二章

杯酒凭栏，检点浮生闲话

113

### 第三章

福至心灵，参幽微以通玄

118

### 第四章

冰光幻灭，转瞬妖魂之影

123

### 第五章

玉魄含情，芳魂清入肌骨

128

### 第六章

冰姿媚骨，噬谁人之清魂

133

### 第七章

卷蕴丹霞，浣尽愁思尘虑

137

### 第八章

言存嘉意，欣然有会于心

143

### 第九章

云浸几案，冰纷笔上之花

147

### 第十章

枕柳高眠，莲歌飞入梦魂

153

### 第十一章

漪漾荷心，浣花容于水境

157

### 第十二章

霜笛快弄，转合虎龙之吟

162

### 第十三章

花雨凌乱，最是幽情难吐

166

### 第十四章

清夜闻笛，梦随三更花落

171

### 第十五章

何物动人？人影柳浓衣看

175

### 第十六章

石上坐客，正倚无心之柳

180

### 第十七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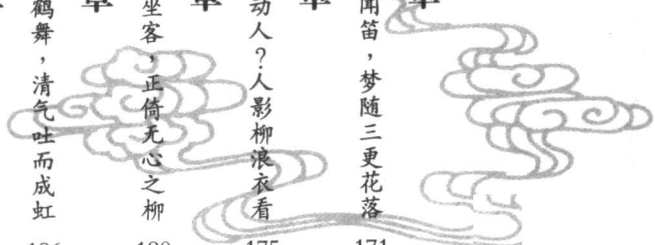
云飞鹤舞，清气吐而成虹

186

### 第十八章

庭空鸟语，溪山梦里游踪

193



## 第三卷

### 第一章

云飞剑舞雄千里

三生系梦，徘徊芳路烟尘

200

### 第二章

抑巧扬拙，消饒英雄豪气

205

### 第三章

大巧无巧，闲看幻剑灵符

209

### 第四章

气结烟霞，胸中自无冰炭

214

### 第五章

倩语无心，遂啸不鸣之剑

222

### 第六章

枰上演棋，岂悟生杀之机

229

### 第七章

红烟射日，一炬便成焦土

234

### 第八章

目电声雷，长舒龙吟虎啸

241

### 第九章

仗剑从云，光耀三军旗鼓

247

### 第十章

九天雷落，引动入荒风雨

254

### 第十一章

霞刃飞天，横杀气而独往

261

### 第十二章

须臾剑语，惊谁人之幽怀

265

### 第十三章

异宝奇琛，俱是必争之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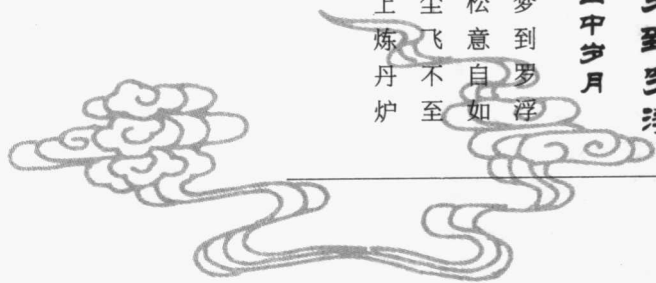
269

第一卷

游仙一梦到罗浮

卷首词 山中岁月

游仙一梦到罗浮  
问鹤听松意自如  
道远红尘飞不至  
白云正上炼丹炉





# 第一章

## 拟典荒居即名山

对于张醒言这个混迹于饶州市井的郊野少年来说，在他十七岁那年，自己那原本平稳无奇的生活轨迹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变。

一向平稳过活的少年，正在突逢他这一生第一个剧变。

就在那个微寒的冬末二月，在那个月满如轮的奇异夜晚，少年醒言家那世世代代的唯一财产——一座平凡低矮的荒野山丘，却在那漫天的光华飞舞之中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，突兀入云。这座向来是平常无奇的小山包，现在却以一种伟岸雄丽的身姿，傲然屹立在饶州城的东方。

现在，这方圆几十里，无论是在那鄱阳湖畔的鄱阳县、石南县，还是在那饶州城中，人们只要抬头朝那方眺望，都可以看到马蹄山这崔巍峻拔的山形。

而这一切，对于那晚这位混杂在人群之中观望的少年来说，却是全然不知内情。

见到城郊突然耸立一山，遮云蔽日，初时的惊诧过去之后，醒言却突然想到：瞧这山的大致方位，却与自家马蹄山相近。

甫一念此，醒言顿时焦虑万分，这饶州城中已是震得这般厉害，还不知道自己家中……

少年再也不敢往下想去。

现在已是心急如焚的少年，再也顾不得和旁边的市井汉子谈怪扯闲，立马起身急急往家中方向赶去。

……离这巍峨的山峰越近，少年的心便不住地越往下沉。因为，他心中越来越觉得不妙：朝着这突然耸立入云的山峰行去，基本便是一直在返家的路上，大致的方位，似乎却正在自家那马蹄山处！

很不幸的是，待醒言走到那山脚下，比照着周遭的景物，终于发现：这座清晨突现、现已是云雾缭绕的峻伟山峰，却正是自己家原来那占地虽广、但着实低矮不起眼的马蹄山丘！



在确定此事的一瞬间，醒言的心里，便立时似被猛兽利爪狠狠掏了一把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无措心绪，立马便填满了少年的整个心房。整个人的心神，都似正在不住地往那无底深渊中，沉沦，坠落……

魂不守舍的少年，赶紧绕着这马蹄山的山脚，找寻自家那座草庐。

虽然，现在这马蹄山的景况已经大异于前，但少年也没费多少力气，便看到自己无比熟悉的那座草庐，现在仍然坐落在那里。

只是，这三间原本几近在山脚平地之上的茅庐，现在已经升到半山腰！

那家中的爹娘会不会……醒言心下大恐，赶紧披荆斩棘，急急朝自家房庐奔去。

现在，醒言在心中忧虑万分之余，却不由自主生出一种荒诞感觉：何时自己回家，却要确确实实地爬山？今日自家这马蹄山的异状，真个又印证了老道清河的那句话：“其理必无，其事或有。”

……果然是“其事或有”！

待这位万般担忧、心中做好诸般最坏打算，甚至正准备着救人的少年，在赶到离自家房庐不远处时，才惊喜地发现，自己那牵挂无比的爹娘，却正在自家庐中倚门而望。

虽然现在这马蹄山到处是山石嶙峋，大异从前，但醒言却惊奇地发现，不仅自家这草庐完好无损，便连门前的这石坪空地，还有那鸡舍篱笆，竟也是原样保存！

“怪哉！”

“怪哉！！”

——可怜的少年，把这句几天来已说了好几次的話，又在心中反反复复地念叨，不知道说了多少遍。

爹娘一问才知道，夜里醒言等一干饶州城众，看到这马蹄山上空那么多古怪，而自己的双亲，竟是一无所觉。直到这天清早，醒言娘出来喂鸡之时，才发觉这眼前的天地，早已与昨晚迥异！

乍睹此状，老张头与他老伴，都以为自个儿懵懂未醒，还在梦中！

“嗨！其他且不管它，只要家人俱安便好。”

见爹娘无恙，醒言心下大为宽慰。

因为曾与那龙宫公主相识，又目睹过那诸般怪异，现在已经有有些见怪不怪的少年，便以为这事儿就此会平息下去。

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却再也不能回复以往那般清闲。

自醒言家这马蹄山丘突然拔地而起高耸入云，这鄱阳附近的州县便将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。那些闻讯而来访胜历奇之人，真如过江之鲫，络绎不绝。初时还能勉强接待，多了却也实在是不胜其烦。

随着这些寻幽踏胜之人接踵而至的是，现在这饶州鄱阳地界上，关于马蹄山这前所未闻的奇异变故，流传着种种说法。其中不少说辞在醒言听来，简直比马蹄山这事儿本身，还要离奇。

比如,从附近的山民开始传起,现在大家众口相传,一致认为,这马蹄山乃当年天马马蹄踏就的传说,绝非虚言。不信?看看现在在马蹄山这派森严巍峨的万千气象,一瞧便知不是寻常山丘。如果不是沾着当年天马的仙气儿,又如何会有今天这番景象?

又有那向来主张门阀的士族人士说,这马蹄山上的张醒言一家,却原来是那汉初留侯张良张子房的后裔。这马蹄奇山,便是当年那张留侯从神仙赤松子游的飞升之所。这种也差不多便是怪力乱神的说法,居然在当地土林中流传甚广。甚至,还有一位笃信神仙志怪的士人,亲来张醒言家中考察,称要将自己小女许配与这张留侯的后裔。只有在听说这位少年却是混迹于那花月妓楼之中,遭到全家一致反对,醒言才错过这段也许还不错的姻缘……

当然,提到这门阀考证,自然有人也宣称,认为张醒言一家,是那魏朝的名将张辽张文远的苗裔。只是,由于这张辽张将军距离现下朝代不远,因此这种说法很容易便被找到多处破绽,流传了一阵子之后,也便偃旗息鼓了。

除了这门阀源流的考证之外,还有左邻右舍从小处着眼,以确凿的事实,来证明醒言一家的不平凡。据这马蹄山住的多位邻居亲眼所见,在这家子弟张醒言尚是幼小之时,有一年过年蒸馒头,他家在一只小小陶缸中发酵的米面,初时只投入小半缸米粉,但那面酵却是掏了还有,取之不尽,扯了一整夜的馒头,到天明还没用完。

据亲见者称,这便是世间难得一见的“青龙酵”了!由此可见,这户人家,从来便不是平凡人家!

这个传说,其实甚为荒诞。而那“青龙酵”一词,也是有些不知所谓。但传言之人是从不会追究的,绝不会想到要打破沙锅问到底,追问啥叫“青龙酵”。反正是众口相传,述者活灵活现,听者啧啧称奇,只要知道这事很神奇,便是了。

只不过,听了这传闻的当事人醒言,却是有些哭笑不得。虽然也许自己年幼之事已记不大得,但这所谓“青龙酵”的传闻,却十有八九靠不住。自家过年蒸馒头的次数,实在是历历可数,少之又少。即使蒸了馒头,却又如何用得起那稻米磨就的米粉面?恐怕这传说的肇事者,有些想当然了。

除了这些个传说,坊间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,却更是荒诞。也不知从哪儿传出来,说大家这脚下泥土之下,便像那炭火炉一般,有好多烧软的火红石浆,便如那炼铁炉内的铁水,流动不已。而现在这座耸入云端的马蹄山,便是这些火热石水突然喷出来,遇冷风凝结而成……

由于这种说法太过荒唐,因此支持者寥寥无几。

除了这些个虚无缥缈、荒诞不经的传言,对于醒言来说,却还遇着些更麻烦的事。

自打马蹄山显出这份峥嵘面貌开始,便有附近城中的几个破落户,竟来声称这八竿子打不着的马蹄山,却原是他们地产!

不过,现在这些个事儿,对少年醒言来说,只是疥癬小事。待醒言毫不客气,在乡邻们的帮助下,几顿老拳将那几位只想浑水摸鱼的混赖之徒打跑之后,便再也

没有这些泼皮上门骚扰。

因为，借着这次马蹄山的突变，少年醒言现在这饶州境内，也算是名声大振。他以前的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，也不管有没有，都被闲人发掘出来，众口相传，成为茶余饭后风行的谈资。现在这饶州地面上，醒言几月前在花月楼中，一拳劈退江湖高手“霹雳惊魂手”的事迹，也自然被添油加醋，变得街知巷闻。

待亲见了少年那番勇猛景象，再印证着这些传言，现在那些个泼皮破落户，却是再没一个敢上门闹事了。

而那些真正的豪强，虽也有那混赖吞并之心，但初时见着这事奇异，也是惊叹敬畏，一时未曾想到下手，待缓得几天，神思镇定下来，起了那吞并之意时，却已是时不我待：醒言一家是这马蹄山主之事，早已是众所周知，现在再要动手，便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。

不知不觉中，醒言一家逃过了真正的劫难。

不过，出了几档泼皮上门混赖之事后，醒言担心家中父母，虽然心疼那几个工钱，但还是跟花月楼告了几天假，专门待在家中照应。现在这么大一片山场，荆棘满山，也确实需要花点时间整治。

便到此时，少年醒言还不知道，自家这山的突变，会给自己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。再过得几天，等这事儿平息下来，便应该还会回那花月楼去，继续去当他的妓楼乐工吧。

醒言一家一直抱着这种想法。直到有一天，有几位特殊的客人上门拜访，少年才知道，自己这一生，恐怕便不仅仅只是混迹于那烟花酒巷之中，谋些衣食温饱钱了。

大概是在这马蹄山丘突然拔地而起，耸立在饶州城东之后的第五天，醒言家中，来了几位鄱阳湖附近三清山中的道士。其中，便有那位闻名遐迩的辟邪捉妖能手：三清山王磐道长。

这位头戴纯阳巾，身披灰缁道袍的三清山道士，郑重地告诉眼前这一脸诧异的少年：

他家这座突然拔地而起的马蹄山，正是道家宝典《云笈七签》中，记载的那七十二福地之一，更是那上古子州真人的修炼飞升之地。

典载：饶州鄱阳马蹄山，修道之仙山，飞升之福地也！

## 第二章

# 寂寂江山，洗出灵奇面目

茫茫今古，积成感慨心胸；寂寂江山，洗出灵奇面目。

——《西青散记》

见有三清山的道长来访，醒言一家自是手忙脚乱，着忙款待。醒言娘赶紧取出家中炒得最好的野茶叶，冲上煮开的山涧泉水，端与这几位道长。这山中的道士，在老张头和他老伴眼里，便似那神仙一般。

刚刚听得这闻名已久的王磐道长，称他家这马蹄山，竟是那修道成仙的名山之所，醒言高兴之余，却也有些疑惑。待那王磐道长略略吹了吹茶盖上的热气儿，垂手侍立一旁的醒言，便恭敬地问道：

“既然道长说我家这马蹄山是那典籍记载的修道仙山，但为何向来都是默默无闻？若是那《云笈七签》指明这座道家福地马蹄山，便在这饶州鄱阳境内，为何我家这山从来都是无人问津？”

现在和这些个得道之士说话，醒言言语之间恭谨非常，便似与那季老恩师对答一般，不敢有丝毫的俚语。

听得这农家少年，用词竟是这般文雅，王磐道长不禁有些惊讶；又琢磨了一下醒言的问话，王道长倒有几分尴尬，道：

“咳咳……其实，贫道等三清山诸道友，也并非不知那典籍所载的马蹄山，便在我们鄱阳境内。这些年我三清教道友下山云游之时，也都是我一直留心勘察。只是，这饶州鄱阳地界上，呼其为‘马蹄山’的山丘，竟有四五处。而且，这些个马蹄山丘，尽是些低矮无奇的土丘石岭，与那仙山福地之貌，实在是相去太远。”

“哦！这样啊。此言确实有理！”

回想起自家这马蹄山原先的寒碜劲儿，少年不住点头称是。

只听那王磐道人又接着说道：

“贫道这次登门造访，正有一事相求。”

说起来，这位王磐道长，也是久在各户行走，那察言观色之功，正是非常了得。方才进屋之后，与张家这几人三言两语一交接，这王道长已知这家主张大事之人，不是那言语木讷的户主猎户老张头，而恰恰是这位年未弱冠的少年。因此，王道长大心说，今日造访之事，便要落在这位少年身上了。

“嗯？不知道长所为何事？”

听得王磐道长这般问话，那醒言也是心思通透之人，心下已经隐隐猜出这三清山众人的大致来意。

见少年回话，这王磐道长便茶也顾不得喝了，将手中陶盏随手搁在旁边木案上，热切地望着少年，道：

“小哥这处马蹄山场，经此异变之后，现已是景象森严，气象万千了。这马蹄山场，定是我道教宝典中所载马蹄福地无疑。而这仙山福地，自有幽质潜凝，于我道教中人修行，大有裨益。如我道门之翘楚，上清宫、妙华宫，便分列《云笈》十大洞天之中的罗浮山、委羽山。现下他们门中，也真是人才济济，好生兴旺。那十大洞天，固然天赐，这马蹄福地，也属非常。我三清教中诸人，正是以弘扬道法为己任——不知小哥能否准许我三清教，在贵山兴建道观，以弘扬我道家真义？”

“这个……道长所言，大开小子眼界。能为道教弘扬道法助些裨益，也是我辈所愿……”

虽然，早有些料到这几位道长的来意，但见这位闻名遐迩的三清山高人对自已说话如此谦恭，又对自家这马蹄山如此推许，一时间醒言竟觉得有些受宠若惊。再听得是为弘扬道法，少年心下立时对眼前三清诸人颇有好感。

见少年言辞和婉，这王磐道长顿时大喜，赶紧朝身后侍立的那位弟子使了一个眼色。那弟子甚是乖觉，赶紧解下斜背在肩上的褡裢，放在面前的几案上，然后手脚麻利地解开。

醒言不解其意，顺眼看过去——呀！只见那布囊之中，正躺着许多马蹄金银。被那三清弟子故意一拨弄，顿时满桌滚动，真个是光华流动，熠熠生辉！

王磐道人一指这满桌的金银，道：

“若是阁下肯答应，这些金银便归张家所有。”

乍见到这许多金银，醒言顿时大喜过望，心说：

“惭愧！想不到竟见有这许多金银！不如，便答应了吧！”

见这少年欣喜的神态，王磐心中暗喜：

“嘿！到底是山野少年，未见过啥世面。若是这些许金银，便能买得下这座山场，真是划得来！以后借着这仙家福地的名头，再去替人驱邪捉妖之时，不知可以多赚多少银两！”

原来，这鄱阳三清山上的三清教，却并非啥专心修道的教门，虽然顶着那三清的名号，却只做些扶箕蘸水之事，靠着那几张符箓哄人，聚敛些钱财而已。这次，听闻附近马蹄山拔地而起的异事，这三清教的掌门王磐，顿时便觉着有机可乘。若是在这道家典籍上提到过名号的山上，盖上几间道观，以此为名目，以后教中诸人出去行走之时，定然是身价倍增！

虽然，那道家《云笈七签》中确有这样的记载，但这位三清掌门，却是一门心思只钻在钱眼上，对那些个修道成仙之事，王磐道人内里其实并不以为然。方才那相貌岸然的一番话，说要弘扬道家真义云云，不过是来哄这山野少年的说辞而已。

当然，这少年醒言却不知这些内情，现在只觉着眼前这些个金银元宝端的可爱。只听他说道：

“这……虽蒙道长抬爱，但此事重大，还需我爹爹做主。”

“小哥所言甚是。”

闻听少年这句话，王磐心想：这事成了！因为他瞥了一眼旁边那位质朴的山间猎户，现在瞧着这许多的金银，正在那儿怔怔发呆。显是他也从未见过这许多钱两，已是怦然心动了。

正在那少年要向他爹爹问询之时，却听得门外忽然一阵喧哗，然后便有人高喊一声：

“饶州太守驾到！”

话音刚落，便见一位袍服俨然的官员，昂然而入。四五个武弁随从，也跟着鱼贯而入。

乍睹郡官来访，这屋里一干人众，俱都惶恐无措。那王磐道士赶紧离座，将桌上的金银胡乱拢起，与众人一道站立于一旁。

醒言与王磐等人正要拜伏，却见那太守将手一摆，止住众人行礼。

当下，便有随从铺排开随身携带上来的雕花木椅，摆在上位，让太守坐下。

“这几位道长是？”

落座之后，这位太守大人，即便便瞧见三清山的这几位道士，不免出言相询。

“敢劳大人相问。贫道几位，正是那鄱阳县三清山中的道士。”

“哦……三清山？”

一提到这词儿，那太守神色却是立即肃然，问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几位道长便是那三清教中之人了？”

见太守这般模样，也不知他心里如何想法，王磐道士只好点头称是：

“贫道便是那三清教的掌门，王磐。”

“哦！王掌门，本官已听得多位士绅举告，言你门下众人，不守道家本分，常以不经之说，惑那愚男信女，以此聚敛钱财。可有此事？”

“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我三清山诸道友，向来都是秉礼守法之人，那……”

那王磐正扯白了脸辩解，却是那太守一摆手，示意他莫再说下去：

“且休辩驳。本官今日并非为此事而来。方才看你桌上金银，想是要收买张家，在此马蹄山上修建道观吧？”

也不待王磐回答，这太守便厉色说道：

“今日本官言明，这三清教在马蹄山建观之事，今后休得再提。王掌门，您还是安守在三清山上，约束好门中教众，专心向道才是正途。今日你等且先退下！”

说罢，便甩袖挥退三清山诸人。

且不说那王磐等人遍体生寒，满面羞惭而退。这位刚才和三清教诸人疾言厉



色的饶州太守，转和醒言一家说话时，却是言语和蔼，语气温和。

这饶州太守大人，三言两语便跟醒言一家表明了来意。

原来，这位饶州城的姚太守，在这马蹄山异变第二天，便将这奇事当成天降祥瑞，上报给朝廷了。今日，这姚太守终于得闲，便亲来这马蹄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醒言口才素来便给，近来又经了不少世面，倒不十分怯场。在这姚太守向这张家出言相询马蹄山之事后，醒言便挺身而出，将那晚自己所见之事说与太守听。这少年素来思路清晰，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，说得甚是清楚。加之他毕竟读过几年塾课，当下将那晚大地震动、月轮如晦、光华乱舞、奇山突兀之事，描绘得活灵活现，听得那姚太守不住颌首。

待醒言讲完，那姚太守面带笑容，和颜悦色地问道：

“听小哥一番讲述，却似是读过一些诗书？”

“小子师从于饶州城季家私塾的季老先生。”

醒言秉礼答道。

“难怪，难怪，那季老夫子本官也曾接洽过几次，道德文章端的了得。”

“看来，我饶州地界果然是山川毓秀，人杰地灵。便瞧张家小哥这番气象，也可知这马蹄山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！”

醒言一听，连道惶恐。却是那姚太守一摆手，止住少年的谦逊，起身离座，踱出这局促草庐，来到屋前马蹄山侧的石坪之上。

太守端详着眼前这风骨嶙峋的马蹄山，又朝远处的连绵丘壑眺望了一阵，回头对随在身后的众人感叹道：

“本官何德何能？这治下的饶州地界，不仅万民归化，山野间也出得这等温文守礼的少年，可谓是有教无类。”

说到这儿，左右随从尽都称是，皆云此乃太守勤谨教化之功。听得众人称赞，姚太守一摆手，对着眼前这连绵的丘壑，言道：

“此非本官之功。饶州现在这番局面，一来仰仗当今天子圣明，二来也多赖上天眷顾。我饶州城短短数月间，便连出两次祥瑞之事，此非上天眷顾，又作何解？”

众人尽皆点头称是。

不过，离得太守不远的少年，听了这话，倒是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：

“敢问太守大人，不知除了这马蹄山之外，我饶州城还有何祥瑞之事？”

“呵！张家小哥还未曾听闻？”

看来，这位父母官大人，对醒言印象着实不错，见他相问，当即便和颜悦色地解说道：

“去年十一月中，那鄱阳县吕县宰差人来报，道其辖下的鄱阳湖，在壬申月望之夜，有多人隐隐闻得那鄱阳湖上，竟有仙乐阵阵，并有妙歌婉转而和。据一众听者禀告，那乐调歌音，缥缈空灵，殆非人间可闻。后有好事者寻声而去，却遍寻不着那奏乐之人。本官闻得此事，也是赞叹称奇。初时或有不信，但那鄱阳县听闻者甚多，便连那石南县也有人听闻仙音，本官才不得不信。”



“因此，本官便拟就一文，向朝廷表奏此事，已得那圣上嘉勉。”

“今番看来，那仙乐确非妄谈。先有那上达天听的珍品松果子酒，后有那仙乐缥缈，再有眼下这马蹄奇山。我等这饶州地界，真个是珍异满地，祥瑞无穷啊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大人所言甚是，多谢大人指教！”

醒言听得那仙乐之事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里略算了算——呵呵，这太守大人所说的那仙乐祥瑞，十有八九，却是那晚自己与那龙宫公主灵漪，两人的玉笛箜篌相和了。

“呵呵！想来这世上祥瑞之事，便大多如此吧！”

且不说醒言心中暗笑，那姚太守倒是兴致颇高，指明要醒言陪他游这马蹄山。少年自是欣然从命。

吹拂着高山上扑面而来的清风，这位饶州太守心中似有所感，转首向身旁的少年说道：

“本官虽读的是那圣贤诗书，但也颇通相人之术。这几日也听得有关小哥的一些传闻，今日再亲见张家小哥的举止气度，呵呵，阁下日后，恐非是那池中之物！”